

心灵百叶窗

刘心武

你的心灵小木屋,有与外界沟通的窗口,那心灵之窗,你安装百叶窗了吗?

常常地,你从那从窗口满泻而入的金光,满心欢喜,无比自豪。是的,人生怎能没有光明,心灵怎能任其幽暗?心灵小木屋,必得有大千世界的光和热涌入,才会有生机,有生气,才能酿出灵感,产生出创造的冲动。所谓幸福与欢乐,与心灵门窗的畅开程度,一般来说,是成正比的。

但是,在生命历程的某些时段,外界所射入的光,未必都是纯净的阳光。你取得了某些成绩,获得了某些收益,于是,捧场的光,阿谀的光,嫉妒的光,怀疑的光,都可能灼热刺目地破窗涌入,或许令你兴奋莫名、忘记了自己的实际斤两;或许令你顿生

烦恼、不能冷静自持。这时,如果你的心灵之窗安装了操纵自如的百叶窗,那么,你就可以灵活调整那片叶片的开合程度,使那些光线恰到好处地透射进来——你需要适度的鼓励之光,以滋润你那在奋进中也许有些疲惫的心灵;你也应该适度地容纳批评挑剔之光,以使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甚至还可以有更高层次的领悟——即使你的作为已接近至善完美,但他人仍会严酷地审视你哪怕是一丝的不妥、一毫的疏忽,你要习惯这种人类的心灵碰撞现象——其实,你作为别人的一个“他人”,那审视称量的眼光,又何尝不苛刻?

不过,当下的中国人,因成功发财而受到强光照耀的,毕竟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中间状态的所谓“芸芸众生”,多有“不如意事常八九”之叹;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学生,学业的压力、考取高一二级学校的压力、家长

“望子成龙”的压力、同学间公开竞争与隐性攀比的压力,都不小;从技校或大学毕业出来的青年人,求职的压力,求到职后工作任务的压力、特别是人际交往间怎么也磨合不好的压力,都会使心灵里蓄满焦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开大心灵的窗户,增加进光量,并扩展自己的视野,可作为第一步措施。但天有阴晴风雨,不能总是企盼外光来疗救自我心灵,因而焦虑而派生出的幽暗低沉;再说了,望外面那精彩的世界,这山望去那山高,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固然有激励自己在这以竞争为发展机制的社会中,胸怀抱负艰苦奋斗,以期能跻身“成功人士”行列的好的一面,但过多地“外望”,欲望膨胀,把心旌弄得哗啦乱卷,也可能会生出好高骛远、不自量力的浮躁乃至非分之心。这样,就必须采取第二步措施——安装窗帘,使自己和窗外

的光线与风景,保持以能变化的互动关系。而一般的窗帘,比如左右开合的布制窗帘,又有着要么遮蔽要么豁然开敞的弊端,还是百叶窗好,它可以使你与窗外的光线与风景的关系随时调整到最佳状态。

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不仅卷起百叶窗,而且洞开帘幕,让外界的阳光、气流,挟带着人间的复杂滋味,任其涌入,当然是必要的,也往往会给我们带来生命中最直接的快感。但是,在生命的更多时段,还是以心灵之窗的百叶窗,把内心的光线与氛围调节在对自己最恰当的状态吧。如果外界泻入的光线太强,就把百叶窗合拢一些,保持一派安谧平静;如果外界一时阴雨绵绵,就点燃你的心灯,把你的心灵小木屋照得和平时一样明亮。

你那心灵小木屋的窗户还没有安装百叶窗吗?莫迟疑,快动手,赶紧把它装上!

木轮远行

赵利辉

姐姐远嫁到山西许家,父亲起先并不同意。许家门大户,四世同堂,父亲怕女儿过门受气。但母亲要现实一些,她听媒人说许家有一辆大马车,动了心。母亲知道姐姐的女红好,缝缝补补,洗衣做饭,主内会是把好手。许家有车马,嫁过去,下地不出牛马力。就这样,她对媒人说:“闺女出嫁那天,你让许家赶马车来接人。”

姐姐出嫁那天,许家人千里迢迢,果然赶了马马来。拉车的两匹马,一匹红辕马,一匹青马。额头扎大红绸子,马脖子上佩十六颗铜铃铛。车把式头裹的羊肚子白毛巾,手执牛皮鞭子,鞭梢上绑一绺红布条。他到村口就跳下了车,附着马耳咕哝几句,这是怕鞭地声惊了马。两匹马很听话,同辔缓缓前行,到了我家门口才驻足立定。马车厢里坐着几个陌生人,羊皮袄子黑礼帽,由媒人领着进了门。围观的村里人七嘴八舌,对大马车称赞不已,说我们齐家里七村十三堡,还没有这么好的马车。母亲的脸上自然有光,她将嫁妆箱套的所有钥匙,系在我的银项圈上,叮嘱说:“到了那边,你姐夫不给大红包,就不要给他钥匙!”我使劲点点头。我和姐姐相差有12岁,但我自信能保管好她的箱套钥匙,恁谁他也哄不去。看看时辰不早了,媒人催着上路,姐姐才和母亲依依惜别,顶着红盖头上大马车。马车不疾不徐离开村庄,我陪姐姐坐在马车上,远远看见母亲背过身去擦眼泪。

一个人和某个老物件有缘,时光就会倒流。即便物件有了包裹,人已非旧时容颜。40年后,我有次去看望姐姐,在她家柴房里,猛然瞥见了两个大车轮。它们并排倚靠在土墙上,静静地,仿佛熟睡了许多年。木轮保存完整,内外以铁箍、铁钉、铁环近百件紧紧穿凿、加固、抱合,虽历经百年,肌腱尚在,风

骨不散。大器大拙,非般鲁机巧之匠所不能造;大纹大质,非高拔之人所不能赏。就是我这个曾经的乡间少年,心灵亦被深深震撼。屋外细雨绵绵,屋内幽暗;尘积三尺,迷人眼目,不辨细末。我只得走出柴房,深呼吸一口气。想起地上似乎还躺着两根长木,莫不是车轱?再拨进去细观,木把上果然裹着铁,挂有套颈。车厢遍寻不见,恐早已散架无存,留下的就是这四大件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有:凡车质,惟先择长者,短者为轂。其木以槐、枣、檀、榆为上。檀质太久,劳则发燥,有慎用者,合抱老槐,甚至美也。其余杉、柏、松、栎,则皆木可为耳。此外,牛车以载乌粮,最盛晋地。路逢隘道,则牛颈系巨铃,名曰“报群知”,犹之骡车马系铃也。

这样的铃声,我坐在姐姐出嫁的马上听了三天三夜。木轮远行,吱吱呀呀行驶在关中之道上,铃声叮叮铛铛,欢喜而忧伤。车把式斜跨在木轱上,摇着扎红布条的皮鞭子,哼着小曲儿:“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我问你,在家种田还是做生意,拿锄头耕田地,种的高粱和小米……”到了风陵渡,看见黄河,姐姐终于嚎啕大哭起来。许家人先已雇好了大船,在岸边候着,将新娘同马车一起载过河去。这辆马车确实是许家高祖手头上的,姐姐嫁过去时,已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了。姐姐下田,照旧出的牛马力,母亲的算盘落了空。

姐姐做好家宴,寻我不见,发现我在柴房里给木轮拍照,啧啧怪道:“这有啥稀罕的?”原来大集体解散后,这辆马车又发还给了许家。我提醒姐姐,她当年就是坐着这辆马车出嫁的,姐姐淡淡一笑,说她不记得了。岁月已将一个少女变成了白发妇人,她额头的皱纹深刻如刀,如马车木轮上的纹理。而我,亦不再是那个戴着银项圈,给姐姐学箱套的少年了。

悠悠拉瓜情

周衍会

母亲去年搬到了城里,居住的小区离我家不远。

前不久的一个傍晚,我和妻子出去散步,遇到了也出来遛弯的母亲。我们三个边走边闲聊着。马路的右侧是一大片荒地,因为刚修完路,高高的土堆随处可见,长满了荒草。但也有闲不住的人,见缝插针,开垦出一块块荒地,种上玉米,大豆,以及四季豆、豆角、丝瓜等蔓生蔬菜,尤其是那些丝瓜,因为生命力强,在路旁、沟边,随意扔几粒种子,就能长成一大片,绿油油的阔大叶子,黄灿灿的花朵,招引来蜜蜂、蝴蝶,嗡嗡嘤嘤,好不热闹。

夕照如金粉,涂抹在路旁的丝瓜藤蔓上,也映亮了瓜叶间隐约露出的又弯又长的丝瓜,有黑绿色的,浅绿色的,灰白色的,颜色不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妻子的目光一下子就被这些瓜拉直了,她说:“快看,结了这么多丝瓜,我们摘几个吧,回去做拉瓜饼,包饺子,都好。”

我前后看了看没人,就说:“想摘就摘吧,反正这瓜长在荒地里,恐怕连主儿都没有。”说完,我走过去,就想动手。

没想到母亲制止了我:“这可不好,这瓜是别人开荒种的,怎么能说没主儿?就是想摘,也得跟人打个招呼。”母亲是笑着说的,可那笑容里却有不容置疑的威严,就像小时候,每每我们兄妹偷摘了别人

人的瓜果,让母亲知道了,她就会露出这种神色。

我有点尴尬地立在那儿,讷讷地说:“那,那就算了吧,反正这瓜也没啥吃头。”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周日的早上,我们刚起床,门铃响了。开门一看,竟然是母亲,她的脸上放了汗,亮闪闪的,裤腿卷着,粘着尘土和草叶。地上是一个蛇皮袋,敞着口,里面露出几个长长的拉瓜。

“妈,你这是……”我和妻子愣住了,看着她,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顺口说:“妈,你怎么去把瓜偷来了。”我以为,母亲肯定是趁早上人少,偷偷到那片地里将瓜摘来了。

“什么叫偷?你这孩子,会不会说话,这是人家送的。”母亲笑着,揪了揪花白的头发,接着说:“这几天我早早到那块地等着,想见人跟人家买两个。等了好几天,今儿总算等到了,是个老人。一开始他不卖,但听我说是给妈买的,二话不说,摘了几个最大的,非要送给我。”

“为什么啊?”我和妻子瞪大了眼睛,不解地看着她。

“是啊,一开始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老人说,大妹子,就冲你说给妈买的这句话,我就白送你。不怕你笑话,我有三个儿媳,个个都跟俺老婆子不对付,我就是有瓜也不会给她们……”

我和妻子互相看了一眼,看着地上的拉瓜,再看看母亲脸上慈祥的笑容,一股暖流顿时涌上了心头。

盛夏

陈皓

阳光热情似火
夏蝉优美的歌声如天籁
鸟雀、蟋蟀、蚂蚁与蜗牛
缤纷了夏的语言

土豆、玉米和紫薯
翻检着故乡的往事
母亲,躬身如镰刀
行走在热腾腾的庄稼地
滚烫的汗水坠落
泛着明亮的生命之光

蜻蜓扇动彩翅
撩拨着莲的心事
满塘荷香,激活蛙鸣
诗人饱满的情怀
悬挂在盛夏的枝头



《明日之星》

吴美玉摄

夏日有约

归折腾,足见文情。想来,一个背冒着头头的蒸蒸来看你的人,必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不论是否曾经预约,人与人之间的相会总是值得期待的。尤其在这个电子通讯逐渐取代言语沟通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面对面聊聊天更紧要的风花雪月更让人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事情呢?当然,除了与人的相约,这世间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约会,这一点即使在炎夏也不例外。

夏日里,最热烈的约会是与树上鸣蝉的约会。七八月间,最热的日子,而比日头更猛烈的是蝉的思念。只要一想起炎夏之约,蝉就在树上鸣噪一声——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从清晨到黄昏,又从黄昏到深夜,“知了”的声音一直环绕在我们耳边,与蝉一样的还有田里的青蛙和田鸡,但也有不同,它们白日里要消停一

些,到了晚间才真正闹腾。

一年一约,年年如此。
耳朵既与夏日有约,嘴巴自然也少不得要约上一约。

夏天一到,嘴巴就开始馋了。于是,我免不了要与溪坑中的石蟹约一约,与渠塘里的龙虾约一约,偶尔也与满山的覆盆子约一约。无论三伏天再怎么少,天再怎么热,覆盆子的生长丝毫不受影响,果实成熟季节,覆盆子的样子也很迷人,绿是绿得那样好看,红是红得那样鲜艳,只是远远地望一眼,就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

夏日有约,这个约会通常是在一年之前就已经订下了的。像我这种百无聊赖的人,总爱关心一些无聊的事情:与两只牵牛相约,想问问它们去年没打完的架今年还接着打吗,今年是不是还让我给它们做裁判呢?与远

方相约,找一个天不是那么热的周末,那些往年未曾造访的地方今年再接着走吧。“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太阳雨和雨后的彩虹似乎也是夏日独有的,只是不知道约得不够早,有没有机会看到。

其实,约与不约,热是最专一的等候在那儿的人。尤其入伏以后,天是热的,地是热的,天与地之间的空气也是热的,甚至迎面吹来的风,池塘里捞起的水,都是温热的。薄雾难消,便想起少时避暑的事情来:高二的那个夏天,停了电,连平日总是拿“心静自然凉”蛊惑我们的老师也静不了心了,托人从菜场里弄来两块冰,放在过道里,童心未泯的我们将脚搁在上头,享受从脚心里传来的沁人凉意——

回忆,何尝不是与夏日的又一场约会呢?

下雨,夏雨

变成新雨继续俯冲。雨哪里是在下,分明是在风的推动下飞行。雨滴在飞行中保持流线的形态,形状像小蝌蚪。雨与雨汇合后,又被风吹散。雨像梳子,像扫帚,像大片的水被筛成小水滴。雨继续向大地俯冲,在风和它雨滴的推动撞击下一点点接近大地。雨滴将要降落地面,看到树木仿佛手舞足蹈着张开手臂等待拥抱。树的面孔挂满雨滴,雨滴从树叶流到流水,再顺着树干流到地面。屋檐上的流水像瀑布一样,屋前面的空地上,积起了浑黄的雨水,雨点在上面打出无数的泡泡,瞬间即逝。这样的雨,如果下一天,河里的水都要涨起来,人们就要准备防洪了。

夏天的雨,更多的时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先是凉风拂面,赶走田间农人的汗水。接着乌云便会涌来,越压越

低,仿佛就在头顶,让人有一种恐惧和窒息感,也仿佛催促着外出的人们赶快回家。低沉的雷声也由远及近,有闷雷也有响雷。户外的人们开始匆匆往家赶,此时雨点已砸下来,落在松软泥土里留下浅浅的坑,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雨点越来越急,越来越密,直至大雨倾盆,如果还没来得及躲避,就会变成落汤鸡。

有人会厌烦雨水过多,我却对之有些偏爱。在我看来,雨滴是上天派到人间的最小信使,它的信是昼夜不息的滴水之音。人听到雨滴的声音是单调的,其实,每一声都不一样。雨滴的大小不一样,落地的声音也就不一样。雨的温婉、诗情意调,恐怕只有那些热爱生活、感性面对而又理性行事的人,才能领略得到。儿时,每逢雨天,总爱站在屋檐下,伸出稚嫩的小

手,去接从天而降的雨滴,雨滴仿佛懂得我的心事,故意逗我玩,就是不肯乖乖地就范,在我眼前一亮便瞬间消失,水花四溅击的我手心发痒。我却有些不甘心,往往重复着那一机械的动作,不知不觉间衣袖被淋湿,而心不再潮湿,那是洗尽铅华后的轻松和喜悦。

偶尔,大雨中还夹杂着冰雹。冰雹是比较残忍的,会摧毁庄稼,甚至会伤害到人。小如豆,大如鸟卵,砸在地上乱弹,可以想象,这样的冰雹从天而降,地球的引力和惯性该有多大。到了地上不会立即融化,多了就会亮晶晶铺满一地,看上去很美。然而,美景只是暂时的。

夏天,傍晚的雨后天色最美。落日的余晖映照半边天,晚霞多彩,像国画大师笔下的美景,令人陶醉。